

思想翻譯

《文化研究》第三十五期（2022年秋季）：13-18

彌勒世之歌導言

A Preface to The Poem of Mirukuyu

林家瑄

LIN Chiahshuan

劉雅芳*

LIU Ya-Fang

歷史經驗只有通過現實的課題才能被整個社會共有。
這能在戰爭經驗風化現象的面前力挽狂瀾。

——〈被點燃的歷史記憶：什麼招來了舉島上下的憤怒？〉

（新崎盛暉2012: 45）

沖繩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軍唯一實際登陸進行地上戰的日本地區，跟日本本土有著不同的戰爭經驗。在這場持續三個月的戰爭中，美軍在面積2,281平方公里的沖繩，不分軍民居住地，投下超過20萬噸的砲彈，被形容為「鐵的暴風」，其戰況之激烈可以想見。結果大量平民被捲入戰爭，當時約四分之一的沖繩人犧牲了生命，有許多家庭甚至全家死亡。然而這些犧牲不完全是美軍造成的。對沖繩人民來說應該是「友軍」的日本軍，在戰爭後期迫使許多避難的民衆「集體自殺」（有論者認為應該稱之為「強制集團死」），甚至有沖繩人因為不會講日本標準語被視為間諜而被日軍槍殺等等。這是日本與沖繩長期以來複雜而不平等的關係之歷史結果之一。此外，當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之後，美軍以占領軍的身分進駐日本進行戰後處理，但並未全面接管日本的統治機構，且在階段性任務完成後就幾乎撤離日本。然而在沖繩，美軍是進行全面占領，無視沖繩人

投稿日期：2021年9月3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年6月8日。

- * 林家瑄，臺灣新竹人。清華大學外語系碩士班及沖繩大學地域研究所畢業。
- 劉雅芳，浙江海洋大學師範學院中文系講師。

民的主權與自由，恣意選擇要蓋基地的地點後，就以推土機推平在上面的所有建築物，把居民趕走。這樣的軍政統治在沖繩持續到1972年，美國才將沖繩的「行政權」還給日本。但即便沖繩在理論上脫離美軍統治，在日本境內的美軍基地至今仍有70%集中在面積不到日本0.6%的沖繩。

在沖繩美軍基地的存在象徵著掠奪的歷史，也是慘烈沖繩戰的結果。對於沖繩民眾來說，戰爭並不是遙遠的事情，而是隱藏在觀光景點、美麗海洋之後，透過美軍引發的種種問題而一再被提醒的日常。然而美國政府透過日本政府壓制沖繩人民的反對聲浪，長期以來的共犯關係使沖繩人民的意志難以伸張，也因此，在沖繩，戰爭經驗與記憶的傳承，也是沖繩人民對這樣的現狀進行抵抗的方式之一。戰爭體驗者們的第一手證言記錄，多年來是各地方歷史書寫的重要部分，學校教育中也有「和平教育」的課程。此外透過詩歌、小說、戲劇等表現方式與戰爭記憶對話的努力至今仍在進行。

本篇詩歌的發表也是其中一環。在沖繩的日軍有組織性戰鬥的結束之日——6月23日——在沖繩被訂為「慰靈之日」，悼慰所有在戰爭中犧牲的人。每年這一天會從沖繩各地投稿的「和平之詩」中選出一篇，由作者在沖繩和平祈念公園的紀念儀式會場朗讀。本篇詩歌的作者是居住在沖繩縣石垣島的13歲女學生，她在還是小學生的時候聽到在宮古島經歷空襲的戰爭體驗者講述空襲時躲在路邊水溝的經驗，那時開始對於席捲故鄉的戰爭有所接觸。寫作此詩的契機是看到前年出生的姪女大聲哭泣的樣子時，想到「若是在戰爭時恐怕會成為大問題」（前面提到的沖繩戰後期，居民躲在洞窟中躲避美軍攻擊時，若有小孩放聲大哭，恐怕會成為生死問題），感到現在的和平生活其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進而寫作此詩。在詩中各處的描寫，應該會令許多沖繩民眾聯想到沖繩戰中的記憶。

本詩中提到的宮古島民謠〈豐年之歌〉（〈豐年音頭〉）是作者的祖父常常唱的，內容是沖繩在薩摩藩的統治下人民生活困苦，在歌曲中抒發希望世道撥亂反正，讓人民從苦難中解脫的心願。這首歌謠在數百年後的今日仍然能用來描繪沖繩民眾的心情這一點，或許正說明了沖繩的「戰

後」尚未真正開始吧。

沖繩距離臺灣有多遠？用距離來衡量，與沖繩本島相距約600多公里，與離島與那國島最近只有100多公里。面對地理上如此相近的沖繩，即使在區域歷史的關係裡，因為海洋生活區域、因為朝貢體系、因為日本殖民、因為戰爭，臺灣與琉球／沖繩之間發生了為數不少的「相遇」，但我們對於沖繩的音樂與聲音，還是相當陌生的。但是，如果從通俗音樂來看，臺灣某種程度來說竟也流行過沖繩的流行歌謠。例如：周華健演唱的〈花心〉（1993）翻唱自沖繩民謠搖滾第一人喜納昌吉以日文創作的〈花：願大家心中都能綻放花朵〉（1980）、梁靜茹演唱的〈不想睡〉（2003）翻唱自日本流行搖滾樂團The Boom主唱宮澤和史創作的〈島歌〉（1992）。¹〈花〉與〈島歌〉的創作意識分別來自：喜納昌吉身為沖繩人面對日本的複雜心境，歌詞裡傳達了和平的思想；出生於日本的宮澤和史到沖繩旅行時參觀姬百合和平紀念館遇見從沖繩戰倖存的老婆婆之後，寫下的悼念戰爭歷史之歌。這兩首歌的歌詞裡都沒有明確的出現戰爭兩個字，但是從創作緣由與詞意裡仍能讓人感受到。〈島歌〉的歌詞有這麼一句：「在甘蔗田裡一起唱歌的朋友啊／在甘蔗田裡與你永別」，據聞此戰爭紀念館周圍都是甘蔗田，甘蔗田也是沖繩鄉間常見並有別於日本本島的地景。對於戰爭歷史與和平的所思所想，是這兩首歌很重要的情感，但是當它們被翻唱為中文情歌表達時，原意也遭到遮蔽。這個遮蔽不僅僅是跨文化翻譯的問題，同時連繫著沖繩民眾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與沖繩戰（1945，又稱「沖繩島戰役」）之後，所遭受的來自日本政府與美軍共構的差別化歧視與軍事

1 從梁靜茹演唱的〈不想睡〉編曲來看，她所翻唱的〈島歌〉，在聽覺上應該主要參考了在臺灣相當受歡迎的沖繩歌手夏川里美所演唱的版本。夏川里美出生於沖繩石垣島，因為在2001年演唱了沖繩的BEGIN樂隊作曲與日本歌手森山良子作詞原唱的〈淚光閃閃〉，在2002年打入日本ORICON排行榜，這首歌在臺灣有黃品源翻唱的中文版〈淚光閃閃〉（2006）和臺語版〈白鷺鷥〉（2004）。以通俗音樂的場域來看，2000年之後臺灣曾經有一波沖繩（流行）音樂風潮，中介是日本流行音樂排行榜與中文翻唱歌曲。夏川里美非常受臺灣聽眾歡迎，在臺灣舉辦過數次售票演唱會，也參加過臺灣的歌唱音樂節目。此外，致力於非主流音樂文化與引進非主流世界音樂作品的大大樹音樂圖像策劃的音樂節也邀請過沖繩音樂人來臺，而鍾玉鳳、林生祥等創作歌手也曾和沖繩音樂人合作。

基地化暴力，以及尚未全面清理的亞洲戰爭歷史責任。沖繩的傳統民謠與戰後流行／搖滾化的新沖繩歌謠是以音樂發聲的民衆精神史詩，與過往沖繩的曲折歷史和進入戰後遭遇的民衆生活一代又一代連結並發生共鳴。

根據細川周平（2017）的研究指出，從琉球到近現代的沖繩，沖繩的音樂種類，大致上有：古典音樂、民間歌謠及流行音樂。而沖繩的音樂不管是古典的或大眾的，都保有「沖繩音樂基礎的五聲音階，其『do mi fa sol si do』的音階結構」（細川周平2017: 164），這也是其最大的特點。除此之外，沖繩有自己的語言，以現在的角度來看，不論沖繩本島與離島都有自己的方言，只是在被日本併吞（1879年）後，方言也逐漸面臨失傳的危機。若從「接近」當代聽覺的認識角度來看，人們比較熟悉的沖繩音樂是戰後仍持續傳唱的琉歌、傳統民謠，以傳統民謠曲式新創作的民謠，受日本流行音樂工業影響與美軍基地娛樂音樂文化影響後的新編曲傳統民謠、沖繩搖滾與「新沖繩之歌」（Uchinaa Pop或Okinawa Pop）等。

除了上述音階結構，三線（琴）、三板、島太鼓等沖繩傳統樂器的聲響，以及即興吹指笛、「卡恰西」的自由舞蹈動作、“Yi Ya Sa Sa”的呼喊、不講求美聲而注重敘事與傳情的如說如唱；以及，歌詞裡有海洋、萬物神靈、地景、季節植物、風、雨、日月星辰、勞動、慶典、天象、愛情、歷史的流轉等等。以上，不僅是沖繩民衆音樂與民謠作為日常生活文化的質地，也長遠構成了人們辨識沖繩音樂的元素。沖繩BEGIN樂團，有首沖繩家喻戶曉的歌曲《島人的寶》（2002）裡有一句歌詞的詞意，很可以表達沖繩民謠作為日常：「對我出生的這座島的歌曲，我究竟了解多少，我甚至連八重山（方言）民謠的意思都不知道。可是我比誰都清楚，這些歌在晚上或白天的祭祀與慶典時，無論在哪裡都可以聽到。」此外，沖繩的民謠、舞蹈、樂器，也同時存在於沖繩反美軍基地的非暴力抗爭運動之中。

沖繩文化評論家仲里效（2012: 108）曾提出：「沖繩的戰後名副其實是從零出發，因為戰前的同化政策被禁止的沖繩的歌謠和舞蹈等藝能感染著人們受傷的心，激勵人們從戰爭的廢墟中重新站起來。」日本文學家大

江健三郎（2009: 189）在其《沖繩札記》中，提到在《沖繩的母親：她們的生活記錄》（日本教職員組合、沖繩教職員会1968）書中出現過一段沖繩戰的場景：一位與家人爲了躲避戰火，與家人躲藏在龜甲墓當中的婆婆，在有一天美國軍人來的時候，突然從墓裡出來並唱起沖繩民謠〈唐船入港〉；大江在書中如此闡釋：「在戰火中遭到日軍的離棄，而在異常強大的敵軍面前又不得不投降，窮途末路之際，邊歌邊舞的激狂老婦就是以這種方式來拒絕日軍和美軍，在作爲沖繩民衆的自我表現中燃燒釋放所有情感的。」仲里效與大江健三郎對於沖繩民謠的體認，突出了民謠作爲沖繩民衆思想與精神動能的一面，這也是即使當代沖繩音樂雖然是沖繩（對外）觀光文化產業響亮的品牌，可是對沖繩在地人來說卻是不同凡響的聲音印記。

上原美春的《彌勒世之歌》正是承載著拒絕被遺忘的沖繩戰爭記憶與歷史之殤的靈魂之歌，更同時是延續著沖繩民謠獨特詩意與音樂之美的生活之歌。「彌勒世的到來 世道將撥亂反正」，這首詩歌和所有撫慰因爲戰爭受傷的心、激勵她／他們重新站起來的沖繩歌謠一樣，用生活與生命記憶——空襲、美軍基地、戰火、軍機、武器、仇恨、恐懼、哭喊、憤怒，以及因爲戰爭逝去的生命與消逝的島嶼自然樣貌。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著，陳言（Chen, Yan）譯。2009(1970)。《沖繩札記》*Chongsheng Zhaji [Okinawa Notes]*。臺北（Taipei）：聯經出版（Linking）。
- 仲里效（Nakazato, Isao）著，胡冬竹（Hu, Dong-Zhu）譯。2012。〈「琉球電影」的世界：日本和美國的夾縫之間〉“‘Liuqiu dianying’ de shijie: riben he meiguo de jiafeng zhijian” [World of “Okinawa Film”: The Gap between Japan and United States]，*《方向叢刊》Fangxiang congkan [Directions]* 1: 103-111。

細川周平 (Hosokawa, Shuhei) 著，周耘 (Zhou, Yun) 譯。2017。〈沖繩的音樂文化〉“Chongsheng de yinyuewenhua” [Music Culture in Okinawa]，*《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 Huangzhong (wuhan yinyue xueyuan xuebao) [Huangzhong (Journal of Wuhan Conservatory of Music)]* 3(2017): 162-168。

新崎盛暉 (Arasaki, Moriteru) 著，胡冬竹 (Hu, Dong-Zhu) 譯。2012(2008)。〈被點燃的歷史記憶：什麼招來了舉島上下的憤怒？〉“Bei dianran de lishijiyi: shenme zhaolaile judao shangxia de fennu” [Historical Memory Burnt: What Caused the Rage of Whole Island?]，*《後 / 殖民知識狀況：亞洲當代思想讀本》 Hou/zhimin zhishi zhuangkuang: yazhou dangdai sixiang duben [Post/Colonial Conditions of Knowledge: A Contemporary Asian Thought Reader]*，陳光興 (Chen, Kuan-Hsing) 等編，頁38-47。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二、外文書目

日本教職員組合、沖繩教職員会編。1968。《沖繩的母親：她們的生活記錄》(沖繩の母親たち：その生活の記録)。東京：合同出版。